

## 8号线虹口足球场站今新开3号口

## 习惯难改, 乘客仍走“老路”

本报讯 (记者 陈杰) 今天起, 上海地铁临时开通8号线虹口足球场站新建的3号口。记者早高峰时在现场看到, 虽然导向标志、喇叭提醒、人员引导到位, 但乘客似乎很难改变长久形成的习惯, 依然

以“走老路”为主。上午7时15分, 现场换乘客流已经慢慢增多, 多数乘客和以前一样, 通过3号线3号口和8号线2号口经由花园路地面过街换乘。临时启用的8号线3号口位于西

江湾路一侧, 靠近3号线虹口足球场站3号口, 中间只要穿过一条非机动车道。8号线站厅内张贴了标识, 工作人员手持喇叭也在循环播放提示。但是, 面对面的2号口和3号口依然冷热不均, 记者粗略统

计, 在8时到8时10分的高峰时段, 走2号口老路线换乘的乘客摩肩接踵, 起码有数百人, 可走3号口出站的乘客却三三两两, 只有几十人。“上班时大家都着急, 还是走老路熟悉。”上班族陈先生形色匆

匆, 边走边说。“因为大连西路跨线桥拆除, 许多公交车都改道走花园路。调整是让乘客不用再穿过车流量会增加的花园路。”8号线虹口足球场区域站长告诉记者, 由于大多数人依然穿过车水马龙的花园路换乘, 加之许多公交线路改道, 导致花园路、东江湾路口高峰时车水马龙。明明是绿灯, 公交车还是开不起来, 因为眼前是蜂拥过马路换地铁的上班族, 同时又有有人在车流间穿行, 险象环生。

## 关注地铁公共环境系列报道之三

## 车厢内乞讨何时能绝迹?

地铁车厢中人多拥挤, 如果再碰上不受欢迎的乞讨人, 乘客除了无奈躲避或者被迫“施善”之外, 还能怎么办? 本报“关注地铁公共环境系列报道”推出之后, 不少读者来电反映车厢内乞讨问题, 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 花样翻新 令人难堪

相比人们已经比较熟悉的乞讨形式, 比如手持地图一路叫着“地图、地图”, 衣着污秽、身体残疾, 甚至利用孩子博乘客同情之外, 如今地铁上冒出的乞讨新花样更加令人难堪。

记者在10号线上目击另一种乞讨: 列车到站后, 冲上来一个30多岁模样的男子, 背上斜挎着一个编织袋, 里面鼓鼓囊囊装着不少东西, 上车后他目标明确, 直奔手上拿着易拉罐或瓶装饮料在喝的乘客。锁定目标后, 即站在其身边, 眼

睛直勾勾盯着对方, 手指着易拉罐或塑料瓶示意。喝饮料的乘客起初不解, 往一旁躲开, 男子紧逼不舍, 还打开编织袋, 示意对方赶紧喝完“缴枪”。无奈的乘客只得三口并两口, 赶紧将饮料喝完了事。男子将空罐(瓶)扔进编织袋后, 接着寻找下一个目标。

## 乘客不满 地铁无奈

乘客“诛肉苴”则对6号线上的乞讨不胜其扰, 4月18日在轨道交通俱乐部论坛上发帖写道: “每个工作日都要乘6号线去外高桥上班, 穿梭于灵岩南路和航津路之间, 最近傍晚回家的路上车厢里

几乎隔三差五就会遇到乞讨的, 真不知道算神马名堂, 地铁车厢里贴出来的禁止乞讨, 为什么这些乞讨的人还能进入车站还能乘上地铁, 挤压我们这些正常上下班乘客的空间(6号线本来就已经很拥挤)。真心希望地铁的相关部门能加强下这方面的管理, 还乘客们一个相对舒适的地铁车厢……”帖子出来后, 马上有乘客跟帖表示: “乞讨这个问题是全网的问题, 而不单单是6号线的事情了。”记者4月19日、20日两天在6号线上实地探访, 证实乘客反映情况的确存在。

记者采访中也发现, 乘客在面对这样的乞讨时觉得难堪无奈, 地

铁工作人员也对此直皱眉头。“他们进站时像正常乘客一样, 我们没理由不让他们乘车, 进站上车后突然就‘变身’, 确实较难管理”, 9号线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有的人根本进站也不买票, 直接从闸机口跳进来或者钻进来, 有几张都几乎是‘熟面孔’了。大多乘客对此都‘让让开’, 举报的还不多。”

## 法规明确 管理缺乏

事实上, 轨道交通设施范围内不得有这样的乞讨行为, 从地方到国家的法律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 更遑论车厢内的情形了。比如, 现行的《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第二

十四条规定“在轨道交通设施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禁止的第八种行为是“擅自设摊、卖艺或者从事销售活动”, 第九种行为是“乞讨、躺卧”。国务院法制办早在2010年10月22日公布的《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征求意见稿)》中也明确规定, 不得在城市公共交通车辆内乞讨、卖艺。

采访中, 不少市民对乞讨行为本身还是表达了宽容大度, 但对地铁车厢内的种种变相乞讨、强行乞讨、骚扰乞讨表达出厌恶, 毕竟车厢是个封闭环境, 多数情况下人流密集, 让无可让, 只得“被迫行善”。记者在2号线采访时, 与一位刚刚给了唱歌女子1元钱的蔺先生交流。他说: “不给钱她就对着你唱不停, 只好给了赶紧打发, 虽然我也知道这么做是助长了乞讨行为, 可也没什么好办法, 还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多管管吧”。或许, 蔺先生的话代表了不少乘客的心声。本报记者 吴强

## 台盟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举行

## 选举产生第十一届委员会, 杨健当选主任委员

本报讯 (通讯员 童舟 记者 潘高峰)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市第十一次盟员(代表)大会于4月20日至22日举行, 选举产生台盟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 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分别代表台盟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政协副主席吴志明出席会议。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杨晓渡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的贺信。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

王新奎代表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 市台联会长林明月致贺词。

台盟中央副主席黄志贤, 市人大常委副主任王培生, 副市长姜平也应邀出席了开幕式。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台盟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 台盟上海市十一届一次全会选举杨健为台盟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中、高美琴、吴敏、刘艳为副主任委员; 任命李碧影为秘书长。

## 本市今天纪念徐光启诞辰450周年

本报讯 (记者 袁玮) 今年4月正逢明末爱国科学家徐光启诞辰450周年, 今天, 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市文物局、市地方志办公室、市科协、徐汇区政府、徐汇区政协等在徐汇区光启公园共同举行“忆上海先贤, 明爱国之志——明末爱国科学家徐光启诞辰450周年纪念会”,

市政协主席冯国勤出席纪念会。会上, 南洋模范中学交响乐队演奏《徐光启缅怀曲》, 朗诵诗歌《徐家汇, 走过一个历史的巨人》。市政协等领导还为徐光启石碑揭幕, 两块石碑内容选自阮元《畴人传——徐光启传》与竺可桢《纪念明末先哲徐文定公》。



从昔日的手推连巡扫到近年的自行车巡视, 申城环卫工人的保洁车辆也在更新换代中“转型发展”。最近, 一种小型的“飞行保洁车”又亮相申城, 这种电瓶车既轻便又环保, 不仅大大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又能便捷快速地穿梭于大街小巷, 及时清除街头出现的各种垃圾。肖健 摄影报道

『飞行保洁车上岗』

街道落实定点餐点发就餐卡  
北外滩地区白领午餐有着落了

白领优惠套餐。北外滩地区现有各类商务楼宇20余幢, 企业近2000余家, 员工近万人, 但绝大多数企业没有食堂。今年初, 提篮桥社区综合党委在问卷调查时发现, 北外滩地区商务楼宇员工最烦恼的是吃午餐难, 其中30%的员工带饭上班, 其余

以“米粉、奶茶、麻辣烫”等摊点食品充饥。近日, 虹口区提篮桥社区综合党委主动与地区内餐饮企业联系, 首批开出三个定点午餐供应点供白领们就餐。

记者在高阳商务中心食堂看到, 员工们持“白领就餐卡”可以在食堂吃到10元一套的多款套餐。

## “贝贝”犯“族规”成“越狱哥”

## ——上海野生动物园狐猴岛趣闻

春天是动物宝宝谈情说爱、繁衍后代的季节, 然而, 在“等级”森严的节尾狐猴家族, 年轻的公猴却少有“自由恋爱”权利。在上海野生动物园狐猴岛, 节尾狐猴“贝贝”就因为越规追求“猴妹妹”, 犯了“族规”而遭“家族成员”毆打、驱赶, 只得在野生动物园狐猴岛外到处流浪, 被饲养员和游客称为“越狱哥”。“家族无情, 游客有爱”, “越狱哥”受到了饲养员和游客的关爱, 倒也生活无忧、自由自在, 饲养员说, 过了“恋爱季”, “贝贝”就能重被家族接受, 安居狐猴岛。

## 狐猴等级森严

进入3月份, 天气逐渐变暖, 万物复苏, 上海野生动物园的动物朋

友们也开始蠢蠢欲动, 为自己寻找“另一半”, 狐猴岛上的节尾狐猴们也忙着恋爱生子。

然而平时看着挺温和的狐猴, 在春天为了抢夺“爱情”往往会大打出手。据饲养员介绍, 节尾狐猴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年轻的公猴往往在猴群中地位较低, 也往往是受伤对象, 公猴“贝贝”就是个“受气包”。“贝贝”年纪轻, 地位低, 却想收获一份爱情。“贝贝”刚刚向“心仪对象”靠近, 想为心上人梳理毛表达爱意, 就被其他公猴发现

企图, “小样, 资历那么浅, 还想谈恋爱? 兄弟们上, 给那个不长眼的家伙吃点教训”, 一群公猴龇牙咧嘴, 露出了长长的獠牙, 抓、咬、追, 把“贝贝”狠狠“揍”了一顿。

## 无奈成“越狱哥”

求爱心切的“贝贝”却一意独自行地接近母猴, 全然不顾其他成年公猴的警告。“贝贝”的严重挑衅行为使它上了猴群的“黑名单”, 猴王率领公猴们对它围追堵截, 看到它就打, 而平时老实的母猴们也乘机“踩

一脚”, 被打得乱窜的“贝贝”, 慌不择路, 哧溜一声竟跑出狐猴岛大门, 成了可怜的“越狱哥”。

“越狱”后的“贝贝”倒也自得其乐, 在外溜达的范围也逐渐从家门口, 扩张到“邻居”红毛猩猩、扬子鳄成了“越狱哥”。“越狱”后的“贝贝”倒也自得其乐, 在外溜达的范围也逐渐从家门口, 扩张到“邻居”红毛猩猩、扬子鳄成了“越狱哥”。

## 游客关爱“越狱哥”

虽然“贝贝”经常被猴群打无奈

“越狱”, 但游客却对它十分友善, 在“贝贝”“越狱”期间, 从没有发生一起游客欺负它的事件。常常是游客发现“贝贝”孤独的身影后, 报告动物园管理方, 并主动围住“贝贝”配合饲养员一起带它回家。饲养员感叹到, “从以前拔孔雀毛到现在主动保护‘贝贝’, 游客的素质越来越高了”。也有游客建议, 能不能考虑把“贝贝”单独隔离呢? 不挨打就不会逃呢。饲养员黄权说到, 节尾狐猴属于家族群居性动物, 隔离措施有违动物天性, “最多我们辛苦一下, 天天带它‘回家’吧”, 黄权说, “等过了春天, 恋爱季过了, 它也就不会再受欺负, 再‘越狱’了。”

本报记者 沈敏岚  
通讯员 周雅芳